



[日] 森绘都 著 罗嘉 译

# 意外抽得幸运签

カラフル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[日] 森绘都 著 罗嘉 译

# 意外抽得幸运签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意外抽得幸运签 / (日)森绘都著; 罗嘉译. — 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5624-6916-2

I. ①意… II. ①森… ②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81761号



意外抽得幸运签 yiwai choudexingyunqian

[日]森绘都 著

罗嘉 译

策划编辑 张 维

责任编辑 张 兰

装帧设计 刘 俊

封面插图 夏小鲟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邓晓益

社址 (401331)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9×1194 1/32 印张: 7.25 字数: 109千
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6916-2 定价: 29.00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## 序言

我清清楚楚记得自己的的确确已经死了，灵魂忽忽悠悠飘荡在幽暗的天际。突然，一位从未谋面的天使拦住我的去路，露出一副天使的笑容说：“恭喜恭喜，你中签了。”

接着，天使道出原委：

“因你前世罪孽深重而被判了死刑。你所负的是一颗有罪的灵魂。按说你该就此出局，再也无法投胎转世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不可能再次回到人间。可是‘不得杀生’的呼声过高，我们老板只得不时用抽奖方式，给那些天际游魂以再度挑战重生的机会。你很幸运，被选中了，是颗幸运的灵魂！”

突然听到此语，甚觉惊讶。如果我有眼有口，必定会瞠目结舌。可我不过是一颗无影无形的灵魂，怎会看到天使的容

颜，听到他的声音呢？实不可解。

天使洒脱优雅，一眼望去，无异于普通人。高挑修长的体形，裹着一幅素雅的白布，背上有一对天使的翅膀，然而却不见头上有光环。

这些姑且不论。我开口说：

“虽说机会千载难逢，请原谅我还是敬谢不敏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”

对前世的一切，我已无记忆。我，应该是个男子汉吧，是怎样一个人？是如何度过这一生的？诸如此类，毫无印象。我完全不想再回到那个冷漠、无常的尘世，那一切只会令人烦躁。

“不管怎样，就是不想接受。对我来说，就好像无意间进到百货商场，突然有人过来跟你说，恭喜，你是到店的第一百万位贵宾，一阵哄闹，恨不得马上送你去夏威夷旅行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其实，我只想在家舒舒服服躺躺。”

我的一番话，天使不置可否，径自说道：

“你的意思我全明白。就咱们私底下说，对于抽签的做法，

其实我们也觉得多有不妥。可惜，老板的旨意不可违抗。无论你我或是别人，都不得违背。因为他主宰万物。”

如此一来，我无言以对。对手太过强大。

我不再做声。天使琉璃色的瞳孔，阴气森森。“而且，”天使接着说，“而且，等待你的，绝不是夏威夷那样的乐园。”

天使名叫普拉普拉，主职向导。现下的主要任务，是为让我再次挑战人生，把我带回人间。

可再次挑战是什么意思？

我一无所知。出发前，普拉普拉在上天下界的缝隙里，给我作了一个简短的介绍。概括如下：

一、前面已经提到，我因前世罪孽深重，是颗罪恶的灵魂。按说不能投胎转世，可偏巧抽中幸运签，获得再度挑战人生的机会。

二、所谓再度挑战，是指可以回到曾经失败的尘世，再次修炼。

三、所谓修炼，是指我的灵魂在指定时间内，投胎人间。而附体所托的那人那家，都由普拉普拉的老板

决定。

四、此番修炼，天使的用语统称之为“寄居”。

五、当然，寄居家庭各自不尽相同。有好有坏，有悲有喜。也不排除暴力型。而环境的好坏，取决于前世罪孽的深浅，不得有任何怨言。（真是的！）

六、寄居期间，遇有阻难，普拉普拉会出手相援。但出力的大小，以他当时的心情为转移。

七、修炼顺利的话，到某一时刻，我自然会忆及前愆。就在那一刻，寄居生活将自然终止。我的灵魂会脱离所依附躯体，飘向天际。一切顺利的话，可以再度转世投生。真可谓可喜可贺呀。（当真如此吗？）

“大体就是这样，小真。”

普拉普拉简要介绍完，急欲扇起翅膀起程。

“走吧，我们下去吧。”

“小真？”

“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小真了。小真是个三天前服药企图自杀的少年，现在还昏迷不醒，生命垂危。私下跟你说吧，

他就要死了。一旦死去，灵魂就会出窍，你要趁势附上他的躯体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”我接茬道，“我要占夺他的躯壳？”

“怎能这么说？”普拉普拉纠正道，“你应该这样想，你马上就要继承他的身躯。宜从积极方面去考虑。”

“小真是怎样一个人？”

“去了就知道了。”

我还想多了解些情况，可普拉普拉已不耐烦，张开翅膀，拉住我手，不容分说飞了起来。

光速般飞快地降落，让人飘飘欲仙。突然，好似坠向无底深渊，普拉普拉的翅膀似乎一点不起作用。真是天使，抑或是魔鬼？我在极度不安中渐渐失去知觉，恍惚卷入了炫彩的漩涡里。





# 1

当我再次睁开眼来，我已经是小林真了。

实实在在，身体真的就在这里，我切实感到自己有体有肉。刚才还赤裸裸的灵魂，这会儿已被外套一样厚重的肉体包裹住了，而且好像还躺在被子里。不对，是躺在床上。刺鼻的药味，该不会是在医院吧。想起来了，小真想自杀，生命垂危。

这是谁的抽泣声。

谁呢？

我毫无心理准备，糊里糊涂地睁开了眼。

正好和一个泪眼汪汪的阿姨四目相对。

“小真？”

阿姨懵懂的小声叫了一句。

接着她提高了嗓门叫道：“小真？！”

周围的人影蓦地都转向我。果然是在病房。病床周围，布满重型医疗设备，隔着器械，隐约可见护士的白衣。

不知谁低声说了句“太不可思议了”。这下，白衣们开始手忙脚乱起来。

“小真！”

这次是扶着阿姨的叔叔喊了起来。

“小真活过来了！”

后来我才得知，就在十分钟前，医生已经宣告小真“心脏停止了跳动”。就在他灵魂脱离躯体之际，我乘虚而入，钻了进去，接着突然睁开眼来，自然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

“心跳……血压……啊，太难以置信了！”

最后，连主治医师都惊呼起来。

确认小真真的活了过来后，那位叔叔和阿姨简直狂喜无比。不用说，这两位肯定是小真的父母了。得知自己的宝贝儿子死而复生，他们那种激动之情，当真无以言表。两人泣不成声，一会儿摸摸我的脸，一会儿又拉拉我手臂，最后把我紧紧

抱在怀里。很奇怪，让陌生人这么摸来碰去，我倒没太多的反感，或许我心里已先行接受小真的身体了吧。

小真家里还有一个男孩。身穿学生制服，刚才就看到他一直站在床前，满脸严肃，两眼充血，直瞪着我。在场的人，不管是父母，还是医生，抑或是护士，都在为我的复活而兴奋不已，唯独他显得极其冷漠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就是小真的哥哥——小林满。其实那时候，别说小满，就连小真的年龄，我也不清楚，只是呆呆地想“这大概是小真的兄弟吧”。

“小真，你醒过来啦，你总算醒过来啦！”狂喜的父亲连呼着儿子的名字。

母亲紧紧抱着我的身体。

一旁的哥哥仍无动于衷，一声不吭。

虽然不可能专注地去观察，这也就算我和这个寄居家庭的初次见面吧。

这一家算不上有钱人，也不是什么演艺界人士，不免稍有遗憾。不过，从当时天使流露出的眼神来看，我本就没抱多大希望，能到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人家来，就该烧高香了。我心里也就接受了这一家。总比一睁眼，看到八个穿着红黄条纹紧身

衣的男子围着你哭要好。这种可能不是没有，人生嘛，平平常常才是真。

心情稍一放松，睡意随之袭来。

死过一回的小真，身体机能还没恢复，让我感到浑身疲乏，一动也不想动。最终还是没开一句口，就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就这样，我以小林真的身份登场了。

睡意和疲惫又持续了很长时间。小真康复之快，连主治医生都惊叹不已。不知是否每天准时服药三次的关系，总是昏睡不醒。好在住院本就无所事事，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地躺在那里。

每天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睡过去了，有时会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猛然睁开眼来，那时，总是可以看到小真父母的面容，或是小满的背影。

醒来时，倘若天已亮，肯定会看到母亲守在一旁。她长得小巧玲珑，眉目清秀，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病床旁，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，像是在数我一次次的眨眼。每当我们

四目相遇，她总是简短地问一句：“感觉好点儿了吗？”“想看电视吗？”除此之外，很少开口，让人觉得谨慎异常，过于客气。开头，我觉得她很冷淡，可再一想，毕竟小真是自杀而死，其中多少会有些纠结，作为母亲，自然要处处小心。

哥哥小满总是傍晚来替换母亲，好让她休息一下。他从不开口，默默地摆好晚饭，再把餐具撤走。此外，总是背对着我，自己看课本或参考资料。从课本可以看出，他上高三了。某日，我突发感叹：“高考挺受罪的吧。”没想，小满狠狠瞪了我一眼，啪的一下合上书，噙噙地走出了房间。想是高考压力太大之故。

晚上的探访时间，从七点到九点。小满的父亲一次不落地按点过来。那张稍显浮肿的脸总是微笑着，他一来，我单独住略显过大的房间，马上热闹起来。父亲不同于母亲，说话办事从不看我脸色。每次来，总是说：“小真能活过来，真是太好了。”“谢天谢地，天下没比这更好的事了。”把想说的话痛痛快快说完了他才走。护士都很喜欢他，经常跟我夸赞他，说他真是位好父亲。我有这样一位父亲，尽管不是亲生父亲，也该毫无怨言了。

尽管对每人印象各不相同，这一家三口唯一的共同点，就是看上去好像都很在意小真的存在。就说那位哥哥，整天板着脸，要是他对小真真的不在乎，怎会天天往医院跑呢。

对我来说，他们不过是我的寄居家庭而已，可对他们而言，小真是确实确实的家庭一员。住院期间，让我切实体会到了这一点。

每天，似乎都是晕晕乎乎的，别的且不论，唯有这一点，是我深深感受到的。

一周后，我出院了。其实我早已康复，只不过病例比较特殊，心跳停止十分钟而又复活，实属罕见。为此，医院要多观察几日，收集一下资料。我被视为奇迹少年，故而备受重视。

“你的确已经死过一次。”出院前，年轻的主治医生拍拍我的脸说，“好啦，以后别再做傻事儿啦。”

出院那天，刚好是星期天。

秋高气爽的过午时分，一家齐聚，开车来接我。车到一处静谧的住宅区，在小林家门前停下。客厅里一尘不染，花瓶里鲜花绽放，饭桌上摆满了丰盛的寿司和牛排。片刻前，投胎到

有钱人家的想法，在看到小真家的普通房子后，已然心灰意冷的念头，此刻，竟已抛到脑后。一下子，很为这家人的用心甚细大为感动。我代小真感言道：“谢谢你们了。”住院时，为防话多语失，我基本上不言说，此刻突然冒出这么一句，让小真的父母感动不已。

这恐怕就是家庭的天伦之情吧。

记得普拉普拉好像说过，寄居的环境的好坏，取决于你前世罪孽的大小。这么看来，我的罪过不过芝麻大小。不外乎酒品不好，大把花钱，让女人伤心之类。

但我不明白，生活在这样和睦的家庭里，小真为什么要自杀呢？自杀一词，这家人好像都很讳忌，谁也不提，以致我几乎忘了小真是自杀而死的。

待桌上的饭菜基本给扫荡干净时，小真的母亲关心地对我说：“今天晚饭，做小真最爱吃的东西。不过，现在你该回去休息一下。晚饭前好好在房里躺会儿吧。”全家头一次欢聚，对于过于劳神的我来说，这是再好不过的提议了。

“好吧，我去休息会儿。”

我噌的一下站起来了，可接着就只有愣愣地呆站着。



小真的房间在哪儿，我不知道。

怎么办？

“怎么了，小真？”

“哪儿不舒服吗？”

就在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大家开始疑惑之际，我的向导出场了：普拉普拉及时出现在客厅的门口。

不知为何，普拉普拉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，朝我做了一个“跟我来”的手势。我刚想答应，突然发现，除我以外，谁都看不到普拉普拉，愣是硬生生把想说的话给咽下去了。

普拉普拉走路没声。我一言不发地跟他走上二楼。小真的卧房在尽里面，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西式房间。家具简单，以黑色调为主，配以淡蓝色的地毯。窗户很大，使得房间看上去宽敞明亮。嫩绿色的窗帘，挡住了强烈的阳光。

普拉普拉在窗帘前站住，我坐到了床沿上。

“好久不见了。”我略带讽刺意味地打了个招呼，“身为向导，对我你不觉得应多加指点才是吗？”

“这是规定。”普拉普拉果断地回复道，“不要有什么先入之见。与其什么都靠我来教，不如你自己设身处地去应对。”